

陈寅恪反对故宫古物迁移押卖

——民国报章中的往事

周运

陈寅恪先生并非不过问政治，而是密切关注时事，并大量阅读报纸。这一点不但当时他身边人的回忆文章和报道中常有提及，他在诗作里也屡次道及，尽管后来因双目失明他还坚持听人读报。所以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在他生活与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。

陈寅恪先生在师友和弟子的回忆文章里，几乎都是一副不涉世事、埋头学问的纯学者形象，似乎一直远离政治，如有学者认为：“寅恪先生做人处事有三守则，一不过问政治，二不谈世事，三不臧否人物。因此要琢磨他的政治观点，实在谈何容易！”而据吴宓1961年8月31日记，陈寅恪“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‘威武不能屈’之事实，……不作白话文，不写简体字，而能自由研究，随意研究，纵有攻诋之者，莫能撼动；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，既不谈政治，不论时事，不臧否人物，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，尤以病盲，得免与一切周旋，安居自守，乐其所乐，不降志，不辱身，斯诚为人之所难及。”陈寅恪这时的“不谈政治，不论时事，不臧否人物”，不过是他晚年态度而已，并非他早年的处事方式。周一良认为陈寅恪“关心政治，拥护清明的政治，痛恨腐败的政治。他热爱中华，反对对外国奴颜卑膝。在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中，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极为重要，……但是，他本人又像历来某些士大夫那样，远离现实政治，不愿沾边”，认为他书生气质的养成可能与他父亲陈散原的影响有关。有学者认为这些论说“把陈寅恪说成只有‘文化’概念而无‘政治’概念的人”。“吴宓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记陈寅恪的谈话有一条说他‘坚信并力持：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，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’，……我后来便认定陈寅恪的终极关怀是文化而不是政治。不过我同时也指出他出身于近代变法的世家，对政治既敏感也关心。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政治与文化是互相关涉的。”（《书成自述》，《陈寅恪晚年诗文集释证》）

其实陈寅恪先生并非不过问政治，而是密切关注时事，并大量阅读报纸。这一点不但当时他身边人的回忆文章和报道中常有提及，他在诗作里也屡次道及（读报信息散见于诗作标题中，如北京三联《陈寅恪集·诗集》中屡见），尽管后来双目失明，他还坚持听



陈寅恪



洪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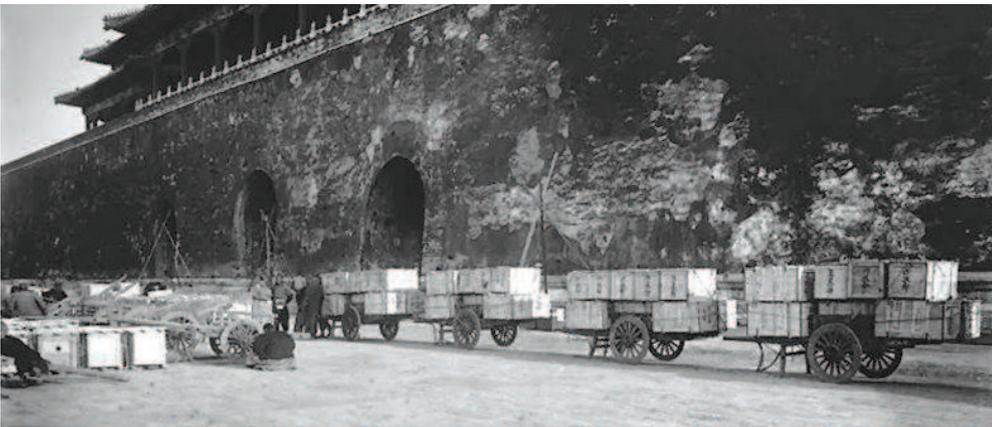
顾颉刚

人读报。所以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在他生活与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。因此这里采用民国报刊上的一些材料，结合他本人的文字以及他人的回忆，对他关心时事，参与校务甚至政治的情况做些介绍。先介绍“反对故宫古物迁移押卖”的往事。

1932年中，因日军逼近热河朝阳，威胁平津，有传言南京政府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而要把故宫文物抵押给美国。据同年8月24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所载：“蒋使李石曾，易培基，将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古物，售与美国，估值两万万二千万，此次张群赴平，即向李石曾，易培基，售此古物，李石曾托故辞职赴法，为蒋进行二万万金佛郎借款，日前内政部曾电陈列所，将古物移往别处，据查运南京洛阳乃系



整理装箱后预备南迁的部分故宫文物



装箱的文物出发上路

表面，实际分运国外，现张群，方本仁，正办理此事，已有一部分古物装置包裹妥当，蒋派狄楚青赴平，收买新闻界，对此事严不发表云云。”（《古物问题讹传 张群致函香港辨正》，北平《华北日报》1932年9月5日）而故宫博物院也因处分金器等问题而丑闻缠身。院长易培基专门为此辟谣：“流言传播：近来自外间对于故宫古物装箱标卖谣传甚炽，其原因，（一）素来关心故宫之社会人士，惴惴焉惟恐有上项事实之发生，此其一，（二）热河朝阳告急叠来，故宫蕴藏古物，一般人民恐有意外发生，而主张运于妥善地点，藉以永久保存，此其二，由此两点主观意见之下，又洽遇本院购办木箱，遂酿造不经之流言。

力辟谣言：外间所传政府拟将故宫古物，标卖于某国之说，绝非事实。请申述其理由，（一）本院并无接到政府任何命令，并敢保证政府绝不致有此

荒诞命令发表，（二）在前数年，曾有人主张将故宫古物标卖，本人（易氏自称）为反对最烈之一人，现事过境移，更不能作此非法之行为。”（《故宫古物装箱保存 道途讹传竟谓标卖 易培基昨谈话》，北平《华北日报》1932年8月26日）

而陈寅恪与顾颉刚、洪业、吴其昌四人专门为此发表致政府的公函予以反对：

林主席，蒋委员长，汪精卫先生，胡展堂先生，蔡子民先生，于右任先生，吴稚晖先生，张溥泉先生，孙哲生先生，张汉卿先生，公鉴，北平故宫文物，近日忽有迁移抵押之说，初疑谰言，渐似定讞，黑幕虽未揭开，传说亦已载道，谓先将一应文物，装入木箱，准备朝令夕移，一俟时局稍见紧张，即由政府下令迁运，将破烂档案，移至西安，以塞国人之口，然后将精华由海道派兵舰运送至上海香港，一部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

沪，而事前已与中外资本团体接洽妥当，先将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，抵押三千万，然后渐次递及其他，赚保存之名，行拍卖之实，有反对者，即加以“毁坏古物”“卖国”“通敌”之罪，其利诚厚，其计诚毒，实由上海古董商人以及流氓，勾结帝国主义，献计政府，早已为有计划，有组织，有步骤之阴谋，且期在必行，万口相传，异于市虎，同人等以君子待人，想市侩虽属可诛，而政府决不至有此荒谬大逆之举。矧诸公为革命先进，青年表率，当诸公反抗满洲政府及北洋军阀时，以生命血肉，易民族光荣，凡有血气，谁不感动。今此故宫文物，实为我全民族数千年精神所系之史料，全民族数千年艺术文化之成绩，全民族之灵魂命脉所寄托之一体，即诸公当年所欲以生命血肉相易者，今宁能